

窗外的那棵老枣树叶子落光了，光秃秃带刺的枝丫戳向铅灰的天，另一棵是乌柏，还剩下最后几片紫红的叶子在细枝头上颤动不已。初冬，他收到了倩的回信，说她那农村小学校一放寒假就动身来看他，信写得很简短，寥寥数语，字迹工整，刚过半页，信里没一句话谈到要同他生活在一起，但终于决定来，想必也就深思过了。他看到了希望，把希望继而变成切实的计划。

晚稻收割、晒了，扬场了，储存到生产队的粮仓里。田里的水放干，用作绿肥的草籽撒下，就等开春再犁地育秧。田里一年的活计忙完了，农民们都在做自家的事，上山里砍柴，修整猪圈，打土墙盖屋的多半是为娶亲或是兄弟分家，他也该做些准备迎接倩。但他这屋土打的墙得过了夏天干透了才能抹石灰刷白，除了把门窗框子边和椽子上透风的缝隙堵点泥巴，也就没什么可干的。倩来自然是在这屋里和他同床就寝，乡里人眼里就得结婚，他得先放出风声，让村里知道他要娶老婆了。倩要同意的话也好办，去公社领一纸结婚证书就是了，不必照乡里的习俗备酒席，再说一切旧规矩也都革除了，问题是她信中并没明确说是否来结婚。

小镇边上早年失火烧掉的老庙址上修整的两间房是汽车站，每天一趟班车，从县城来当即再返回。他难以记得倩的面貌，可班车到的时候却从下车的人中一眼便认出来了。倩拎个当地人没有的那种旅行提包，还扎的两个短辫子，不过脸色晒黑了，也似乎胖了一些，不知是不是冬天穿得多的缘故。他立即上前接过提包，问：“这一路还顺利吗？”

倩说从哪里到哪里转长途汽车，又上火车，又转车，再坐长途汽车，好在融在县城汽车站买好了票等她，立刻就接上了来这镇上的班车。倩舒了口气说：“上路已经是第四天啦！”

倩还很兴奋，显得也很自然，走在进村的田埂上，同他并肩相依，挨得很紧，好像多年相爱，就是他的亲人。这姑娘就要同他生活在一起，成为他的妻子，彼此相依为命，这还需要说明吗？

倩坐到垫了稻草的木板床铺上，这屋里最舒服的位置，他坐在对面，房里唯一的一张椅子上，说：“累了就把鞋脱掉，可以靠在被子上休息。”

他替倩泡上一杯碧绿的新茶，这山乡最好的土产。

倩环顾疙里疙瘩的土墙，没有天花板的灰黑瓦顶。他说过了夏天就抹上石灰，也可买些木材把天花板装上，再找个木匠做几件家具，她想怎样布置就怎样弄。倩说她那里住的是窑洞，也是土墙，不过很干燥，可要比这里的农村穷得多，一片黄土，树都少有，这时节，棒子茬都割了当柴烧，一点绿色都看不到。她那个小学还算像点样，连她在内三个教员，那两位都是当地人，学校由生产大队的村干部管理，她也是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么个学校，一个二百来户的大村子，离县城三十里路，不通公共汽车，进城得就便搭农民的骡马车。他说这镇上的小学校也要复课了，他可以找公社会和县里的干部谈去，把她调过来。倩也认可，没有幻想，都很现实。

他们去小镇上的一家老茶馆，叫了两盘炒菜。这也是镇上唯一的早点铺和饭馆，逢上初一、十五赶大集的日子，四乡来的农民楼上楼下十多张方桌坐个满堂，歇脚吃茶吃饭的大声喧哗。平时，尤其是这下午，空空的只他们两人，走在吱吱作响的木板楼上，临窗往下张望，一条狭窄的青石板小街，楼上的人家窗户相望，楼下开的若干铺面。有肉铺，豆腐店，兼卖百货的布店，卖草绳、石灰、陶瓷和油盐酱醋的杂货铺，油粮店同时也是榨油碾米的作坊，一个卖澡盆、水桶、锄头的木竹铁器合作社，还有也卖点西药的中药铺子。这里也是公社的所在地，有兽医站、卫生院、储蓄所和兼管周围几个公社的派出所，有一名警察。过日子的必需品倒应有尽有，还有最基层的政权，颁发印有领袖像的结婚证。

吃完饭，两分钟走遍了这条街，他问倩要买些什么，她不置可否。他便领她回到兼卖百货的布店，买了面圆镜子，背后有个镀镍的铁丝衬子，可以搁在桌上。又买了一床双人床单，这要同时付布票，还买了一对尼龙混纺的枕套，价钱高一点不收布票。倩没有反对，还同他一起挑选。店里有的几条床单都是大红花，枕套上绣的也是双喜，乡里人办嫁妆才买，无挑选的余地，倩都由他买下，没有异议。

回到村里那土屋，他把后窗关上。外面是个池塘，长满浮萍，水塘边有几块光滑的石板，平时早晚村妇用棒槌洗衣，夏天夜晚汉子们在那里洗脚擦身。这初冬，也听不见蛙鸣了。

倩说她累了，他便换上才买的床单，倩同他一起铺上，也换上双喜的枕套，他只有一个枕心，另一个枕套里塞进他的毛线衣，倩把提包里她的一些衣服也塞了进去。

倩先躺下，他坐在床边，捏住她的手，倩这才说把灯关了吧。

他只记得她的身体，此外都是陌生的，一个他并不了解的女人，除了几封来信，向他发出的不是求救便是哀怨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同病相怜。他爱她吗？他以为是的。而倩呢？他无法知道，几千里地外来找他，不就是寻求个依靠？她交给他，听任他在她身上做他要做的，没有反应，没有激动，不抗拒，也不说话，之后便睡着了，他以为她睡着了。他有了个女人，一个名正言顺属于他的女人，一个可以建立共同生活的妻子，日后也就可以有共同的语言，相互信赖。总之，他不会真娶个村姑做老婆。这村里，那些生了孩子的女人夏天敞个怀喂奶，田边歇工同汉子们挑逗打闹，那股粗野风骚的劲，满口脏话，什么都不在乎，他也受不了。他倒是也学会了同村妇们逗嘴，但还保持个距离，不像这乡里的汉子同女人们打闹起来，不是拉拉扯扯在女人身上蹭一把吃个豆腐，就是叫女人们一拥而上扒了裤子，在一片叫骂和笑声中弄得捏住裤带鼠窜。乡里成年干不完的农活，没别的好开心，可不也是一乐。嫂子们就说：“看不上我们的妹子怎么的？城里的姑娘哪有这般水灵？你就看看毛妹那肤色，鲜桃子掐得出水来！还什么农活都做得，那像你这样笨手笨脚的，找个水妹子你几省心哟！”说得毛妹那小女子抿嘴，拉住人衣襟，往背后躲。对这水灵灵的小女子，他也并非不动心，但看见那些村妇，便看见了日后，这不是他要的生活。

早晨，倩睁开眼，面色红润了，也有了笑容。而他，也确实喜悦。倩说不上妩媚，但显得乖巧，偎依在他怀里，知道他在端详，便又闭上眼睛，他握住她乳房，抚摸她。倩是顺从的，听任他手指在她身上游移，曲卷的两腿便分开了。他又想她了，但克制住，不必这么急于贪欢，他们要生活在一起，有的是时间。他亲了亲她，倩松张开的嘴唇用舌回应，他第一

次感到她也逗他欢喜，他想倩是爱他的，并非只患难相依。

“我们登记去？”他问倩。

倩柔软的身体贴紧他，埋在他怀里，点了点头，他受了感动。

“起来！马上就去公社！”

他要同她成家，建立夫妻恩爱，要证明他爱她，立刻登记结婚，然后想法子把她调来，他们要安安稳稳在这山乡落户，且不管天下如何，过自己的小日子就是了。

倩带来了未婚的证明，是她所在的公社开的，就是说，来之前便想好了。公社的干部他都认识，无须再出示什么证件。他们各自在表格上签个名，填下出生年月日，由文书盖个章，交了五分钱的纸张费，只花了一分钟便手续齐备。

经过肉铺，半片猪肉挂在铁钩上，他要下个大肘子。这乡里买肉不用肉票，出产也丰富，通常倒是饭不死人。可“大跃进”那几年，也是党的一声号令，连口粮都交了公，有的村子整村都饿死了。乡里人也就学乖了，家家菜园子里都种点芝麻或油菜籽好榨油，家家养猪，吃的是自家的盐肉，缺的是钱。他说，往后我们也养猪吧，倩白了他一眼，没明白这玩笑。

新婚的日子还是快活的，他生上炭炉子，待烟散尽，把炭火通红的炉子搬进屋里，炖上一大锅肘子。倩开始轻声唱歌，是文革前的老歌。他鼓动倩放声唱，也跟着应和。倩居然有个好嗓子，音色挺亮，这可是个发现。倩笑了笑说：“我练过声，是女高音。”

“真的？”他兴奋起来。

“这算得了什么？”倩懒洋洋的，那声音也甜美。

“不，这很重要，有你这歌声日子就过得了！”

这就是他们相通之处。他说：“倩，好好唱一个！”

“要听什么？你点吧，”倩有些得意，头偏侧一边，也妩媚了。

“那就唱个意大利民歌〈重归索连托〉吧！”

“那是男高音的歌。”

“唱个《茶花女》中的〈饮酒歌〉！”

“那歌词人听见不好，”倩还在犹豫。

“这乡下，不要紧，谁懂呀？你也可以不唱歌词，”他说。

倩站起来，吸了口气，却又打住，说：“还是别唱那些外国歌吧。”

他一时想不起来有什么可唱的。

“那就唱个早先的民歌〈三十里铺！〉”倩说。

声音抒发出来，倩眼神也放光了。窗外来了一堆小孩子，跟着又来了几个妇人。歌声终止了，窗外一声感叹：“唱得几好啊！”

说这话的是毛妹，夹在其中。妇人们也就七嘴八舌。

“新娘子从哪来呀！”

“要住些日子吧？”

“可就别走啦！”

“娘家在哪里呀？”

他开了门，干脆请众人进屋里来，介绍道：“这是我老婆！”

众人却只堵在房门口不肯进来，他于是拿出在镇上买好的一大包硬块水果糖，散给大家，说：“革命化嘛，新事新办，我结婚啦！”

他就势带领倩去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、生产队长、会计各家照了个面，一群吃着糖果的小儿跟在后边。有妇人家说：“还不快捉只老母鸡去！”

有的要给鸡蛋，有的老人家也招呼道：“吃菜就上我家园子里来摘！”

“说得都好听，随后给钱，不要，不要，推推就就，也还会收下。不可以赊欠人情，但人情也还就有，我在这里不算外人啦！”他对倩说，颇为得意，又说，“就凭你这副好嗓子，这乡晨哪个学校不欢迎？你来用不着雨天烈日两腿子泥，长年泡在水田里，歌当然就唱给我听。”

有这日子就该知足而常乐，一夜尽欢。倩不像林那么炙热，那么缠绵，那么贪恋，那么娇美，可他拥抱的是他自己合法的妻子。不用担心，不必顾忌隔墙有耳，不怕窗外窥探，这做人起码的幸福。听着头顶屋瓦上一片风雨声，他想，明天雨停了，带倩去山里玩玩。